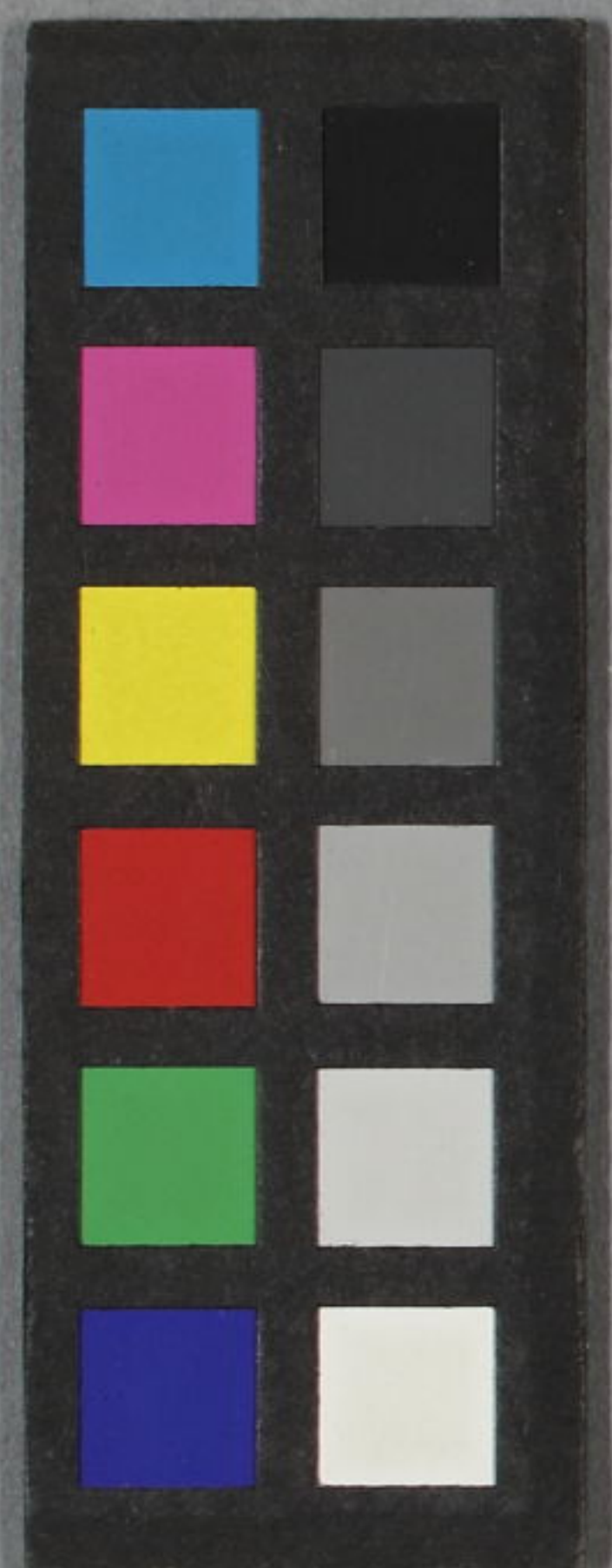




官板

古今偽書考

イ 1
212



明治二十六年十月十日

市島謙吉氏

古今偽書考

新安姚首源際恆著

造偽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于世。學者于此真偽莫辨。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予輒不自量。以世所傳偽書。分經史子三類。考證于後。明宋景濂有諸子辨。予合經史子而辨之。凡今世不傳者。與夫瑣細無多者。皆不錄焉。其有前人辨論精確者。悉載于前。以見非予之私說云。四部有集。集者別集。人難以偽。古集間有一二附益偽撰。不足稱

數故不之及。子類中二氏之書亦不及焉。

易傳

宋王景山開祖儒志編曰。或曰。易繫辭果非聖人之言乎。曰。其原出于孔子。而後相傳于易師。其來也遠。其傳也久。其閒失墜而增加者。不能無也。又歐陽永叔有易童子問三卷。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其書具在文集。茲不詳。又陳直齋振孫書錄解題曰。趙汝談南塘易說三卷。專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書無傳。予別有易傳通論六卷。茲

亦不詳

子夏易傳

漢志無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崇文總目曰。此書篇第略依王弼式。決非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晁子止公武讀書志曰。景迂云。張弧偽作。陳直齋曰。隋唐時久殘闕。宋安得有十卷。陸氏釋文所引隋子夏易傳。今本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書矣。恆按胡元瑞筆叢曰。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今崑山徐氏新刊有之。胡蓋未

加門

號 212

卷

明治
月 年
日 購 未

見云

關朗易傳

陳直齋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載或云阮逸偽作恆案文中子阮逸所註人疑卽其偽造關朗稱元魏孝文時人王通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嘗爲彥筮得夬之革決百年中當有達人出修洙泗之教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蓋寓意于通也如此牽合證佐故人知易傳亦逸偽造也

麻衣正易心法

焦氏易林

出于宋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朱仲晦曰此書辭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且多無理妄談守南康時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求謁卽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案此乃朱所親見其說固自無疑

顧寧人日知錄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延壽在

昭宣之世

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案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

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

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

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云彭離旣東遷之上

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
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
芒生角犯歷天門窺用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
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
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
漢人所宜言也

易乾鑿度

此緯書偽託孔子作案緯書自隋末禁絕宋世猶傳
七緯今傳者僅乾鑿度而已然亦宋人掇拾類書而

成非本書也晁子止曰崇文書目無元祐田氏書目
始載當是國朝人爲之使真者尚存猶不足信況此
又非其真也恆又案後人以乾坤鑿度二卷合之爲
一書然實二書也合之者又稱黃帝撰並無稽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併孔安國傳出于東晉梅賾上
之朝僞稱孔壁所出安國爲傳予別有通論十卷茲
不更詳

尚書漢孔氏傳

說見上

古三墳書

出于宋晁子止曰張天覺言得之比陽民家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陳直齋曰元豐中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胡元瑞曰世以隋購三墳劉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卽此書然炫在隋號大儒其造連山雖僞妄必有過人者今此書至淺陋炫豈至是蓋卽序者毛漸所爲其序與書正相類

詩序

漢志無但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迄東漢毛傳始行而詩序亦出後漢儒林傳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隋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作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鄭詩譜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公更足成之案世以序發端一二語謂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續申者謂之大序以其多也又以小序

古今偽書
爲古序爲前序。大序爲後序。今皆從之。鄭譜所謂大序。今所謂小序也。所謂小序。今所謂大序也。今不用其說。其謂子夏作者。徒以孔子有起予者。商也。一語。此明係附會。絕不可信。謂毛公作者。亦妄也。毛公作傳。何嘗作序乎。鄭玄又謂詩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亦信序而爲此說。未必然也。世又謂大序自是宏爲之。小序則係古序。案漢世未有引序一語。魏世始引之。及梁蕭統文選。直以爲子夏作。固承前人之訛也。鄭玄且以小序爲孔子作。王安石且

以小序爲詩人自製。益可笑矣。大抵小大序皆出于東漢范曄。既明指衛宏。自必不謬。其大序固宏爲之。小序亦必漢人所爲。何以知之。序于周頌潛詩曰。季冬獻魚。春獻鮪。全本月令之文。故知爲漢人也。宋儒辨序之妄。自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而朱文公承之。是小大序本皆非僞。後人以小序爲子夏作。大序爲毛公作。遵之者儼如功令。不敢寸尺易。是雖非僞書。而實亦同于僞書也。故列之于此。

子貢詩傳

申培詩說

以上二書明豐坊偽撰錢牧齋列朝詩集記豐坊曰子貢詩傳卽其偽撰也錢未及詩說耳從未聞有子貢詩傳徒以孔子有可與言詩一語遂附會爲此其誕妄固不必言若申培者漢志有魯故魯說隋志云魯詩亡于西晉則亡佚久矣坊之作此名爲二書實則相輔而行彼此互證若合一轍中多暗襲朱氏集傳以與詩序異者又襲詩序爲朱之所不辨者其他自創雖不無一二合理然妄託古人以欺世其罪大

矣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香山黃佐佐所得爲晉虞喜于祕閣石本傳摹者故其書有篆隸諸體坊善書其所優爲也于是當時人幾于一聞之市張元平刻之成都李本寧刻之白下凌濛初爲傳詩適冢鄒忠徹爲詩傳闡姚允恭爲傳說合參使得以盡售其欺可歎也夫坊又自謂魯詩世學專宗詩說而閒及于傳意以說之本于傳也又多引黃泰泉說泰泉卽佐乃坊之師有詩經通解行世二書亦多與暗合故謂出于佐家以佐得見此二書

古今集解
用其義爲解也。其狡猾如此。坊又偽造魏政始石經大學。武林張氏訂刻陶九成說郛。名曰大學古本。列之卷首。

周禮

出于西漢之末。予別有通論十卷。茲不更詳。

大戴禮

陳直齋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九江太守聖。皆受禮于后倉。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

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之書行于世。而大戴之書止此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間又有闕有重。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乃戴聖所歷官。尤非是。前

古今集解
作古文尚書通論其中辨大戴記非本書乃後人之僞未見直齋此論也今從通考中閱之正相合

孝經

漢志曰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隋志曰遭秦焚書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案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至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爲孝字聖治章以順則逆至凶德襲左傳季文子

對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左傳北宮文子論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後始漸行于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之人所爲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後儒以其言孝特爲撮出因名以孝經耳案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經自可知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詩書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

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此曲說也。安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天字且遺去地之義諸句之字者乎。書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況此又爲第七章中語耶。至謂孔子所作。本不必辯。今姑以數端言之。篇首云仲尼居。便非自作矣。又論語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向稱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授以孝經。則此二語曾子親述其聞者。何以反見遺乎。又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

徊曲折。今諫爭章云。父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于父。從父之令。焉得爲孝。又何其徑直而且傷于激也。其言絕不倫類。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此深合天理人情之言。使此爲孔子言。孟子豈與之相異如是耶。朱仲晦亦嘗疑之。而作孝經刊誤。然疑信相參。妄以意分經傳。皆附會牽合。其不能牽合者。則曰此不解經。別發一義。可笑也。其論文義。如謂三才章用左傳易禮爲孝。文勢反不若彼之貫通。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是此襲彼。非彼襲此也。又謂先王見

教之可以化民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然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能使民不遺其親耶此數處辯駁皆是可以參觀至于移易其文實以本文原自重複及不連接非脫誤也又據稱衡山胡侍郎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實本文所引也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是胡也汪也朱也固嘗疑之若此矣非自予始也予著通論止九經其別僞類不及孝經故特著于是焉又歸

熙甫曰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意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亦未必孔氏之舊也其言蓋亦遵朱及吳臨川之意云

忠經

託名馬融作其僞無疑張溥輯漢魏六朝文集列于融集中何也

孔子家語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案唐志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卽肅掇拾諸傳記爲之，託名孔安國作。序卽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是也。今世所傳家語，又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司馬貞與師古同爲唐人，貞作史記索隱，所引家語，今本或無可驗也。元王廣謀有家語註，明何孟春亦註家語，其言曰：未必非廣謀之庸妄，有所刪除而致然。此言良是。然則今世家語，殆元王廣謀本也。

小爾雅

稱孔鮒撰。陳直齋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當是好事者抄出爲之，餘詳子類孔叢子。

家禮儀節

似近世坊賈射利而刻是書，假楊升菴作序，訛謬不通。序以爲丘瓊山纂輯家禮而爲儀節，亦未有據。

以上經類

竹書紀年

汲冢周書

穆天子傳

汲冢竹書分冠周書紀年上文互見也穆天子傳以字多故不復見之

已上三書晉書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漆書科斗字武帝以其書付祕閣校綴次第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云凡有七十五篇今世所傳此三書卽在其中者也紀年晉史稱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卽此二事荒誕已甚其他可無論然今本惟有太甲殺伊尹事無啟殺益事又杜預集解後序謂紀年起自夏殷今本起軒轅氏則又後人增

改非晉本矣周書漢志本有七十一篇

註引劉向曰今存者四十

五篇蓋漢時已散失今此四十五篇亦亡矣

今七十篇似以序一篇合七

十一篇之數其序全仿書序又克殷度邑等篇襲史記時訓篇襲不韋月令明堂篇襲明堂位職方篇襲周禮職方氏王會篇尤怪誕不經陳直齋曰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未必然似戰國後人倣倣爲之李吳巖曰戰國處士私相緝綴恆案不止此殆漢後人所爲也穆天子傳本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又本史秦紀造父爲穆王得驥

溫驪驊騮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諸說以爲之也多用山海經語其體制亦似起居注起居注者始于明德馬皇后故知爲漢後人作又多與紀年相合亦知爲一人之作也紀年沈約註周書孔晁註穆天子傳郭璞註皆淺陋之甚至有經史而不知引者亦皆僞也穆天子傳稱璞註者蓋卽取璞所註山海經以移入之故因謂璞註也汲冢又有師春一卷杜預稱純集左傳卜筮事黃長睿曰師春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卦變諡法等非專載左傳

卜筮事其紀歲星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師春之書宋世有之今則未見故不錄然據紀年師春二書皆與杜預所述不合予于紀年以爲後人增改非汲冢本書長睿又以師春爲西晉人集錄未必出于汲冢二者又不同

晉史乘

楚檣杙

已上二書元吾衍僞撰陶九成輟耕錄明載衍之著

述有此二書

漢武故事

漢班固撰。然與漢書絕不同。一覽可辯。晁子止曰。唐人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

飛燕外傳

稱漢伶玄撰。陳直齋曰。玄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見。或曰。偽書也。恆案此自好事者爲之。後又有漢雜事祕辛。言梁后事。明王世貞偽撰。又有焚椒錄。言遼后事。不知何人撰。尤穢褻不堪。皆祖述此也。

西京雜記

天隋志載之。不著撰人名。陳直齋曰。稱葛洪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書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案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

必洪之作也。恆案直齋謂未必洪之作者，亦有所本。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西京雜記中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案，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其非雅川決也。晁子止曰：人或以為吳均依託為之，恆案謂吳均者，西陽雜俎庾信作詩欲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

天祿閣外史

稱漢黃憲撰，明王逢年偽撰。

元經

稱隋王通撰，唐薛收傳。宋阮逸補并註，起晉惠帝終于陳，陳直齋曰：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曰皆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于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耶。恆案胡元瑞謂元經今藏書家不復有，不知漢魏叢書已刻之矣。

十六國春秋

魏崔鴻撰此書本有百卷見本傳舊稱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猶非鴻全書則散亡久矣明屠喬孫項琳之雖云爲之訂補然卽出此二人手也

隆平集

稱宋曾鞏撰晁子止曰似非鞏撰

致身錄

敘明建文王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史彬與焉云藏之茅山道士手授焦竑故竑爲之序科臣歐陽調

律上其書于朝惟錢牧齋以吳匏菴史彬墓表核之斷其必無者十見初學集又有程濟從亡日記錢以爲踵致身錄之僞而爲之也

以上史類

鬻子

世傳子書始于鬻子漢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說家有鬻子說十九篇本註云後世所加今一卷止十四篇唐逢行珪所上案史楚世家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非矣又書載

三監曲阜事壽亦不應如是永也是其人之事已謬
悠莫考而況其書乎論之者葉正則宋景濂皆以兩
見漢志爲疑莫知此書誰屬胡元瑞則以屬小說家
亦臆測也高似孫以爲漢儒綴緝李仁父以爲後世
依託王弼州疑其七大夫之名楊用修歷引賈誼書
及文選註所引鬻子今皆無之此足以見大略矣

關尹子

陳直齋曰周關令尹喜與老子同時漢志有關尹子
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其書亾久矣徐藏

子禮得于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
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恆案宋景濂謂其文倣釋氏良然

子華子

稱程本陳直齋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
書蓋依託也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而莊子
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與孔子不同時莊子固
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當出近世能言之流爲此
以玩世耳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

淺陋不類向。晁子止曰：多用王氏字說，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胡元瑞曰：此必宋人姓程名本者所爲。

亢倉子

柳子厚曰：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虛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倉子，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高似孫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之說，尊表老莊列，又以亢倉子號洞靈真經，旣不知其人，又未有此書，一旦表而出之，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迎上意，撰以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列子、文子及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戴氏禮源流，不一，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恆案唐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竝以亢倉作庚桑，亦言其僞。

晏子春秋

陳直齋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

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崇文總目曰晏子
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爲之

鬼谷子

漢志無隋志始有列于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
案史蘇秦傳云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索
隱曰樂壹註鬼谷子書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
谷然則其人本無考況其書乎是六朝所託無疑晁
子止高似孫皆信之過矣柳子厚曰鬼谷後出而險
盤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宋景濂

曰鬼谷所言捭闔鈞籥揣摩之術皆是小夫蛇鼠之
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天下
失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
不憂等言亦恆語爾恆案楊升菴謂漢志有鬼谷區
三篇卽鬼谷子然無考卽有之亦非今所傳也

尹文子

漢志名家有尹文子一篇晁子止曰尹子二卷周尹
文撰仲長統所定序稱周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學
于公孫龍龍稱之而漢志序此書在龍上案龍客于

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
歲矣則知文非學子龍者也宋景濂曰仲長統卒于
獻帝讓位之年而序稱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
合此亦本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託者也嗚呼豈
獨序哉

公孫龍子

陳直齋曰趙人公孫龍爲白馬非馬堅白之辨者也
其爲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世之聽漢志十四
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恆案漢志所載

而隋志無之其爲後人僞作奚疑

商子

漢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
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
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
所附會

鵠冠子

漢志道家有鵠冠子一篇舊稱鵠冠子楚人隱居
著書柳子厚曰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爲

古今偽書
盡出鵩冠子。余往來京師，求其書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淺陋言也。吾意好事者，偽爲其書，用鵩賦以文飾之。史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鵩冠子。」遷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陳直齋曰：「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爲盡淺陋言，自今考之，柳說爲長。」恆案鵩冠子，漢志止一篇，韓文公所讀有十九篇，四庫書目有二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餘悉後人增入與。

慎子

稱越人慎到撰。漢志法家有慎子二十四篇。唐志十卷。崇文總目三十七篇。今止五篇，其偽可知。

於陵子

劉向曾上於陵子，今不傳。此乃明姚士麟偽撰。見祕冊彙函。又宋鄭思肖心史相傳，亦出于姚世。因謂姚造，余案心史言辭甚多，而且鬱勃憤懣，自是一種逸民具至性者之筆，非可僞爲也。叔祥與胡孝轅輩好搜古籍，謂于吳門承天寺井中得之。林茂之序謂僧

君慧浚井所得。或是未敢附和。以爲偽書。附辨于此。
孔叢子

稱漢孔鮒撰。漢隋唐志皆無。宋中興書目始有。嘉祐中宋咸註。前人辨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爲陳涉博士死于陳。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其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迄延光三年李彥之止。則又安得爲鮒撰。又書中載孔子與子思問荅語。子思年六十三。在魯穆公時。穆公之立。距孔子七十年。子思尚或未生。安得有問荅之事。又儒林傳所

載爲博士者曰孔甲。顏師古曰。名鮒而字甲也。此書稱名鮒字子魚。亦不相合。又漢志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註謂黃帝史。或曰夏帝時人。與孔鮒初不相涉。中興書目乃云。一名盤孟。亦誤也。李燦以爲東漢末季彥輩爲之。朱仲晦以爲卽註者僞作。其說近是。若爲東漢人。隋唐志豈應無乎。

文中子

一名中說

稱隋王通撰。宋阮逸註。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載。疑併無其人者。案王仲言揮塵錄曰。唐李習之嘗有讀

古今偽書
文中子。劉禹錫作王華卿墓志。載其家世及通行事甚詳。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文集。胡元瑞又言。王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則是有其人矣。又有疑其書爲阮逸僞造者。案唐志已有五卷。胡元瑞謂劉蕡已斥其僞經之罪。則又非皆逸僞造矣。予謂既有其人。又其書爲所作。則適以見通一妄夫耳。爾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僞書。以僞論語乎。卽孔子之後。再有聖人。亦當別出言行。未聞有比僞其書。便可爲聖人者。甚至顏子。亦取一門人蚤死者僞之。其可惡甚矣。

若夫捏造唐初宰相以爲門人。當時英雄勳戚輩。直斥之無婉詞。又何其迂誕不經也。以至武夫悍卒。日僕僕于其門。而問道講經。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是事矣。說者又以爲出于其子福郊。福時之所爲。然則其父報仇子且行劫。有所由來。寧足爲通洗罪乎。至其書之舛錯者。尤不一焉。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而書有泣然而興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

而書謂問禮于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至于長成。不識本生。而書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語。此皆晁氏所摘發者。若此。抑又無論矣。自宋之程朱。極爲揄揚。以爲隱德君子。以爲其學近正。以爲愈于退之。自此後人。遂依聲附和。不敢于輕議。噫。其書中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亦曾見之否耶。諸人于其舛錯悖戾。率舉而歸之于二子與阮逸。然則通之善處。又安在也。自予論之。惟以此書爲阮逸僞造。則已通猶可解。

免。若以爲非阮逸僞造。則無可解免矣。卽以爲福郊福時之所爲。亦于通無可解免矣。通耶。郊時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總不若火其書之爲愈也。

六韜

漢志無。隋志始有。稱呂望撰。漢志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顏師古曰。卽今之六韜。案六弢之名。出莊子。然漢志儒家非兵家。其辭俚鄙。僞託何疑。或以其有避正殿語。此乃秦漢事。然亦無煩辨此也。惟一端極可笑者。胡元瑞曰。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

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偽撰之人。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

司馬法

一名司馬穰苴兵法

史司馬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論曰。余讀司馬兵法。閎闊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恆案漢志。以此書列于經之

禮類。曰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言軍禮者。本于劉歆七略。周禮大宗伯有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說。故以之入于禮類。而曰軍禮。其實五禮之說。謬妄不足據也。司馬兵法之書。今不可見。其中必多揖讓儀文。故史遷亟稱之曰。三代未竟其義。又曰。司馬兵法之揖讓也。但班氏旣分子類。依任宏兵家四種。柰何又以司馬兵法入于經之禮類乎。此班氏之誤也。當時百五十五篇。隋志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書僅五篇。爲後人偽造無疑。凡古傳記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

皆無之。其篇首但作仁義膚辭。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閒襲戴記數語而已。若然。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爲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卽所謂附穰苴于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

吳子

稱魏吳起。按漢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論膚淺。自是僞託。中有屠城之語。尤爲可惡。或以其有禮義等字。遂以爲正大。非武之比。誤矣。

黃石公三略

漢志無。隋志始有其稱黃石公者。史載張良過下邳。圯上老人授書曰。太公兵法也。或又以爲黃石公所授。故稱之。隋志無以名之。乃曰下邳神人撰。甚可笑。其僞無疑。

尉繚子

漢志雜家有二十九篇。兵家有三十一篇。今二十四篇。其首天官篇。與梁惠王問對。全倣孟子天時不如地利章爲說。至戰威章。則直舉其二語矣。豈同爲二

古今事考
時之人其言適相符合如是耶其偽昭然又曰古之
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
十一能殺其半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
一者令行士卒教人以殺垂之于書尤堪痛恨必焚
其書然後可也史稱楊素每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
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對陣輒令數百人
出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如是往復爲常正與此
說同

李衛公問對

晁子止曰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略見于通典
今問對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陳直齋
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陋尤甚今武學以七書試士謂
之武經何遠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爲武學博士受
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白司業朱服服言此書
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恆案今七書以六韜問對
抑置于後者朱服因何去
非此後爲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爲代師道言聞之東
言也坡世傳王通元經關朗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僞
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蘇也馬貴與

曰四朝國史神宗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民物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官與王震曾攷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卽此問對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爲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卽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旣明見于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恆案今世傳者當是神宗時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將佐不能通曉之詔故特多爲鄙俚之辭若阮逸所撰當不爾意或逸

見此書未慊其志又別撰之而世已行此書彼書不行與然總之爲偽書矣

已上六韜至問對凡六書暨孫子宋元豐中定爲七書謂之武經以取武士今世仍之故予亦類記焉其孫子別出于後七書中惟孫子爲古餘皆僞可廢也

素書

稱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卽商英所僞撰荒陋無足

辨

心書

稱諸葛亮撰偽也

風后握奇經

後世偽撰

周髀算經

漢志無隋志始有周髀之義未詳或稱周公受之商高故曰周髀則益誣矣

石申星經

史天官書引齊甘公魏石申今傳有石申星經亦偽也

續葬書

陳直齋曰稱郭璞撰鄙俗依託

撥沙經

晁子止曰唐呂才撰蓋依託者

黃帝素問

漢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隋志始有黃帝素問九卷唐王冰爲之註砭以漢志有內經十八卷以素問九卷靈樞經九卷當內經十八卷實附會也故後人于素問係以內經者非是或後人得內經而衍其說爲

素問亦未可知素問之名人難卒曉予案漢志陰陽家有黃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與岐伯問故曰素問也其書後世宗之以爲醫家之祖然其言實多穿鑿至以爲黃帝與岐伯對問益屬荒誕無論隋志之素問卽漢志所載黃帝內外經竝依託也他如神農軒轅風后力牧之屬盡然豈真有其書乎或謂此書有失侯失王之語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予案其中言黔首又藏氣發時日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昃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古不以甲子紀年

以地支名時當是秦人作又有言歲甲子古不以甲子紀年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槩論也

靈樞經

晁子止曰或謂好事者于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恆案此書又下素問一等餘說見素問

神農本草

漢志無案漢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始見于此梁錄載神農本草經三卷隋志因之

書中有後漢郡縣人名。以爲東漢人作也。其後以代日增。今竝雜爲一。不可致詰矣。

秦越人難經

晁子止曰。漢志亦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遂屬之越人。皆不可考。恆案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八十一難者。卽指素問九卷而言也。六朝人又爲此絕可笑。

脈訣

稱晉王叔和撰。晁子止曰。皆歌訣鄙淺之言。後人依

託者。然最行于世。吳崑脈語序曰。五代高陽生僞撰神異經。

十洲記

已上二書。稱東方朔撰。陳直齋曰。二書詭誕不經。皆假託也。漢書本傳。敘朔之辭。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詖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

列仙傳

稱劉向撰。陳直齋曰：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每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恆案漢志載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列仙傳，可證其偽。殆因列女而有此列仙歟？其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檢得七十二人，可以爲多聞博識者遐觀焉。西漢之時，安有佛經？其爲六朝人所作，自可無疑也。

洞冥記

稱郭憲撰。胡元瑞曰：郭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不應遽爾蓋六朝僞作。

博物志

稱張華撰。唐殷文奎爲註，曰：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爲繁，止作十卷。案此書淺猥無足觀，決非華作。殷之所云，正以飾是書之陋耳。魏晉間人何嘗有著書四百卷者？且從中選得十卷，不知當若何佳，今乃爾耶？

杜律虞註

稱元虞集註楊用修曰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于伯生耳恆案伯生集有杜詩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訛爲伯生耶

以上子類

○有眞書雜以僞者

經則禮記儀禮有之並詳本書茲不復綴

三禮考註

吳澄撰楊士奇序以爲晏璧曾掩爲已作又以公纂言敘錄考之多所增加禮義率混淆無別羅倫序亦以爲所增者非公手筆無疑

文子

漢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註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唐志錄魏李暹註爲十二篇與今篇次同晁子止疑爲暹析之李暹註傳曰姓辛葵丘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于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云陳直齋曰案史貨殖傳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名裴駟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唐徐靈府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案

直齋此辯則李暹固承前人之訛以文子爲姓辛名鉞又號計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刪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于家案河東之辨文子可謂當矣其書雖僞然不全僞也謂之駁書良然其卽李暹爲之歟高似孫謂子厚所刊之

書今不可見

莊子

蘇子瞻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非莊子作其言曰莊子蓋助孔子者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于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以

爲莊子陽訾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耶。宗孔耶。旣曰宗老矣。詎有陰助孔之理也耶。是何異開關揖盜。竊懼夫禍之過于西晉也。案晁氏此辨。可謂至正。殊有關係。蘇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學不純。故爲此詖淫之辭。第蘇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誤爾。予之疑與蘇同。而用意不同。莊之訾孔。餘尚蘊藉。此則直斥嫚罵。便無義味。而文辭俚淺。令人厭觀。此其所以爲僞也。

列子

稱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漢志因之。向云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柳子厚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列子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繭。案柳之駁向。誠是。晉張湛註已疑之。若其謂因魯而誤爲鄭。則非也。向明云。鄭人。故因言鄭繆公。豈魯繆公平。況書中孔穿魏牟。亦在魯繆公後。則又豈得爲魯繆公平。高似孫曰。太史公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

光遷猶疑之。所謂列禦寇之說獨見于寓言耳。遷于此詎得不致疑耶。莊周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于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與。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閒尤有淺近迂僻者。出于後人會粹而成之耳。案高氏此說最爲有見。然意戰國時本有其書。或莊子之徒依託爲之者。但自無多。其餘盡後人所附益也。以莊稱列則列在莊前。故多取莊書以入之。至其言西方聖人則直指佛氏。殆屬明帝後人所附

益無疑。佛氏無論戰國未有。卽劉向時又寧有耶。則向之序亦安知不爲其所託而傳乎。夫向博極羣書。不應有鄭繆公之謬。此亦可證其爲非向作也。後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莊子。謂莊子用列子。不知實列子用莊子也。莊子之書。沈洋自恣。獨有千古豈蹈襲人作者。其爲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變。不可方物。列子則明媚近人氣脈降矣。又莊之敘事回環鬱勃。不卽了了。故爲真古文。列之敘事簡淨有法。是名作家耳。後人反言列愈于莊。柳子厚曰。列較莊尤

質厚。洪景廬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宋景濂曰。列子書簡勁宏妙。似勝于周。王元美曰。列子與莊子同敘事而簡勁有力。如此之類。代代相仍。依聲學舌。噫。以諸公號能文者。而于文字尚不能盡知。況識別古書乎。又況其下者乎。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葉正則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

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當時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等語。亦種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所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齊。而齊卒以此亾。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過于輕重諸篇。恆案其大匡中匡小匡諸篇。亦本論語一匡天下為辭。又曰。

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亦本
論語。又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本國語。又言春秋
所以紀成敗。管未見春秋也。漢志八十六篇。今篇數
同。大抵參入者。皆戰國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談輩。及
韓非李斯輩。襲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說者也。故
司馬遷嘗取之以爲封禪書。

賈誼新書

漢志賈誼五十八篇。隋賈子十卷。唐志卷數同。隋始
加新書之名。陳直齋曰。多錄漢書語。其非漢書所有。

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傷寒論

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爲醫家經方之祖。
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
鄉錢曉城煌謂此書爲王叔和參以已說。故眞僞閒
雜。致使千載蒙晦。著有醫學辨謬一書。分別仲景書
之眞僞。兼論醫家源流。雖議論不無過高。使世俗驚
駭。然理自不可易。誠爲醫家獨開生面者也。今其書
藏于家。予謂王叔和脈訣前人多稱其僞。此
或併非叔和乃後人依託其名者

金匱玉函經

又名金匱要略

稱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案此非仲景撰乃後人偽託者其稱王叔和集說見上

○有本非偽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

爾雅

漢志附于孝經後隋志附于論語後皆不著撰人名唐陸德明釋文謂釋詁為周公作蓋本于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此等之說固不待人舉張仲孝友而後知其誣

妄矣鄭漁仲註後序曰離騷云使凍雨兮灑塵故釋風雨云暴雨謂之凍此句專為離騷釋故知爾雅在離騷後案奚止離騷後古人不係干支此係干支殆是漢世又案此書釋經者也後世列之為經亦非是

韻書

即詩韻

梁沈約撰四聲今亡此書乃宋理宗朝平水劉淵作其時奉詔頒行名禮部韻略今相仍用之俗稱沈約謔也

山海經

漢志不著撰人名。劉歆校定表言禹定九州而益等類物善惡著。此書皆聖賢之遺事。古文明著者也。以爲禹伯益撰。致爲可笑。經中言夏后啟殷王文王。且言長沙零陵鴈門諸郡縣。歆不知欺誰乎。此蓋秦漢間人所作。昔人已多論之矣。

水經

隋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註。一本四十卷。酈善長註。皆不言撰人名。自舊唐志註云。郭璞作。新唐志云。桑欽作。宋崇文總目。但云酈註四十卷。亦不言撰

人爲誰。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新志同時。不知新志何據以爲說也。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又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敘也。王伯厚曰。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註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註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恆案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

君長桑欽蓋成帝時人是書固不可言欽作卽謂郭璞又豈其然乎姚寬西溪叢語曰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案易水註云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滹自下滹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其考核尤精然則桑欽固別有地理水道之書而水經者不知何人所作也又此桑欽亦非漢成帝時者便然不當見遺于漢志矣故晁氏謂使古有兩桑欽則可也

陰符經

出于唐李荃其云得于石壁中上封云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于是荃詭爲黃帝所作後遇驪山老母說其玄義案此書言虛無之道言修鍊之術以氣作炁乃道家書必寇謙之所作而荃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則妄也若云黃帝所作驪山老母爲之解說則更妄矣又相傳七賢註爲太公范蠡張良諸葛亮諸人益不足辨或謂卽荃所爲亦非也褚遂良書之以傳于世又朱仲晦嘗註之而曰謂非深于道者不能吁不知其所謂道者何道也可慨也

古今事考
夫

越絕書

隋志始有稱子貢撰或曰子胥竝妄也據篇末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乃隱爲袁康字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隱爲吳平字康與吳平共著此書也楊用修曰此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如黃絹碑如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滸匿方云云隱其姓名于離合詩如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

隱其姓名于參同契此言良然胡元瑞謂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或有之

○有兩人共此一書名今傳者不知爲何人作者

吳越春秋

楊用修曰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傳曄耶方耶

○有書非僞而書名僞者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案漢志春秋類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類始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別無所謂百二十三篇者。本傳稱仲舒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註謂皆其所著書名。前儒之辨此書者多矣。茲不備錄。總以既名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二篇。與史傳所言不合。皆以爲疑。未有決者。惟胡元瑞曰。隋志西京諸子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

類突出繁露十七卷。今讀其書爲春秋者僅十之四五。其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之譚。尤衆。皆與春秋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卽漢志儒家之百餘篇者。必東京而後章次殘闕。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于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名。係之後人。既不察董子百餘篇之所以亾。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故咸失之。案元瑞此論雖屬臆測。

而實有理故存其說爰別列其書于此

東坡志林

錢牧齋曰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以爲卽俗本大全中所謂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志林則皆瑣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掇拾成書而譌僞者亦闌入焉恆案俗因東坡志林而又有米元章志林以譌傳譌尤可笑也

○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

國語

漢志國語二十一篇不著撰人名史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傳玄劉炫啖助陸淳皆以爲與左氏文體不倫李仁父曰丘明將傳春秋先采集列國之史獵其英華而先采集之彙具存時人傳習之號曰國語故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類不倫蓋由列國史材不能純一故耳不然丘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此雖近是然終屬臆測耳

孫子

此書凡有二疑。一則名之不見左傳也。史記載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闔閭時破楚入郢有大功。左氏于吳事最詳其功灼灼如是不應遺之也。葉正則曰。自周初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兵于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孫武于吳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其言尤是一則篇數之不侔也。史遷稱孫子十三篇。而漢志有八十二篇。後應少于前。何以反多于前乎。杜牧註所傳者十三篇。後少

于前矣。然何以又適符于前之前耶。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則仍是漢志之八十二篇。而非遷傳之十三篇矣。故曰可疑也。梅聖俞亦曾註是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葉正則祖述之。爲說曰。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其言闔廬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今姑存梅葉二君之說。以釋左傳不載之疑可也。然則孫武者其有耶。其無耶。其有之而不必如史遷之所云耶。其書自爲耶。抑其後

之徒爲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故入之未定其人例
中若夫篇數其果爲史遷之傳而非曹瞞之刪漢志
八十二篇或反爲後人附益劉歆任宏輩不察而收
之耶則亦不可得而知也

劉子新論

袁孝政作序稱劉晝唐志十卷稱劉勰人或謂卽此
書然篇目不類或又云劉歆劉孝標

化書

通考載僞唐宋齊丘子嵩撰宋景濂以爲譚峭景升

作齊丘竊之據仙傳譚景升以化書授齊丘曰是書
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其後齊丘因奪
爲已有而傳之遂不得其死恆案仙傳之說亦未可
遽信迄莫能定也

古今僞書考 完

文政五年刊

